

上海影视乐园新景点「红船」启航

沉浸式文旅项目连发，助阵上海「迎春消费季」

■本报记者 卫中

“南湖集合，分开走，红船上有我们的同志接应！”跟随讲解员的引导，换上二十世纪初年代服饰的嘉宾们登上“红船”，沉浸式地见证“党的诞生”。昨天在上影旗下上海影视乐园举行的“重走红色光影路暨红船开船仪式”活动，宣告新景点“红船”正式落成。上影围绕“沉浸式影视乐园”推出的系列创新探索，正在为上海城市文旅的消费升级注入新活力。

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代表们从上海前往嘉兴，登上南湖的一艘红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百年之后，上海影视乐园在湖山区内复制了一艘“红船”，从里到外还原当年开会时的场景。与传统的旁观式游览不同，通过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演绎一大会议由上海转移至嘉兴南湖召开的历史场景、鲜活体验，带给人们更深刻的感受。上海影视乐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影视乐园3.0版“初心号”党史教育课堂的重要一站，“红船”计划于5月中旬正式投入运营。

据悉，此次新增“红船”项目，是上海影视乐园打造“沉浸式影视乐园”的又一步重要举措。自2021年以来，上海影视乐园推出了“初心号”党史教育课堂，将《望道》《1921》《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众多红色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转化为“初心号”红色巴士的沿线站点，学员可乘坐“初心号”，通过打卡红色光影路线，沉浸式体验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启动两年来，“初心号”收获高口碑，前来参观学习、举行党建活动的团队络绎不绝。在2023年，“初心号”迎来了全新升级的3.0版，不仅以电影级水准布景的影视实景让学员穿越时空，新增了出人意料的随机互动“抓捕”环节，还能够让学员从“一大会议”转移到新增的“红船”场景，更完整、更真实地体验到早年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经历的漫漫征程。

日前，上海影视乐园还开启了第一届“篷友节”，让游客体验露营与乐园里经典的影视元素相结合的双重乐趣。此外，上海影视乐园以“森罗万象·JIN兴游园”为主题，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设计了一系列春季限定沉浸式活动。其中，老爷车巡游深受喜爱“复古风”的游客们期待。上海影视乐园内有70余辆道具老爷车，里面有极高收藏价值的原装车，也有上影的能工巧匠们根据历史资料精心仿制的车辆。此外，届时还将有高跷艺术团演绎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自创剧目《红气球和蓝气球》、游客在影视乐园复古建筑组成的背景下“华服巡游”等活动。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在沪首发

十种稀见书画文献影印出版

■本报记者 许畅

古代书画的研究鉴赏，离不开作品本身。然而存世作品数量有限，且真伪杂糅，即使是较为可信的作品，也存在割配、改添、挂名等复杂情况。在书画鉴定时，具有可靠性的文献往往记录了古书画鉴藏、传递、品评等信息，为书画研究提供了第一手依据。其中，稿钞本因私密、未经刊刻、复本较少，保存至今极为不易。

昨天，《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新书在上海师范大学首发并举行研讨会。丛刊已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第一批重点出版项目。业内评价，将稿钞本集合出版，不但可为书画研究提供更多原始的文献依据，对珍稀文献的保护与传播也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由著名美术史学者范景中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陆蓓蓉副研究员担任主编，以最新的古籍普查成果为基础，通过文献目录、版本梳理、解题撰写等研究，以原貌影印的方式分辑陆续出版。

《丛刊》初编一函六册，甄选十种书画稿钞文献入编，选目所涉甚广，涵盖明清重要私人藏家及内府藏目，包括清朝重臣曹文植、曹振鏞及翁心存、翁同龢，明清私人藏家、鉴赏家宋荦、法式善、金黼廷、沈铨、张丑等人的书画目，反映明清时期书画收藏面貌。精选的稀见稿钞本，或为首次影印出版，或可补现有通行本的缺失，于书画史、收藏史、社会史均有极高文献史料价值。尤其是未经刊刻的稿钞本，或复本较少、流传不广，或孤存天壤，不易得见，成为亟待整理开掘的宝库。此次原貌影印保留文献原有批校、题跋、印章等全部细节信息，充分展现稿钞本文献的历史文物性和艺术代表性。

《丛刊》收录的书目，有不少是从前未经大规模披露的私家内容。如《乾隆二十六至二十七年续入字画》为清内府钞本，首页钤“长乐郑振铎西谛藏”“北京图书馆”两方印，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未有大规模流传。《丛刊》书目中对书画藏品的细致著录，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可靠的书画流传材料，是书画收藏的重要工具书。如《书画目录》（曹文植家藏目）记载了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王仲玉《陶渊明像》，传世不止一本的管道昇《紫竹庵图》，以及陆治《天池石壁》等。

《丛刊》初编的编纂出版历时五年，二编即将于今年底出版。“目录是学问的门径之一。它以分类的方法编列每一领域中的著作。如有问题，还会叙述各书内容、传承与版本优劣，以考究源流的功夫，作辨章学术的事业。一个进入新领域的探索者，本来像在云深而路滑的山林中跋涉。借助目录，也许就得到了定位系统，拥有了牢固的登山杖。”范景中说。

近年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艺术类古籍整理出版仍相对薄弱，不仅与学术研究现状不相适应，更与国家艺术美育的要求有一定差距。沪上出版界与学界积极合作，《丛刊》列入上海师范大学文科特色研究平台艺术学理论项目。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史论教研室在中国书画文献研究以及书画学术史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定规模，外国美术史论文献研究方面也有所积累。未来，上海书画出版社将携手更多专家学者和馆藏单位，深入加强艺术古籍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规划的力度，为古籍出版事业和艺术专业学科建设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初编一函六册，甄选十种书画稿钞文献入编。（出版方供图）

苹果CEO库克拜访京剧名角王珮瑜后，引发新话题——科技如何深度赋能传统戏曲

■本报记者 黄启哲

近期，戏曲界有两件事刷屏了：一是有着“活红娘”之称的83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孙毓敏在京逝世；二是苹果CEO库克到沪，专程做客京剧名角王珮瑜开设的瑜音社“京剧小科班”。相隔不到15小时发生的两件事，一悲一喜，看似不太相关，却激起行业人的讨论和思索——得到流派大师亲传的老艺术家一位位远去，高度依赖“口传心授”的戏曲行业，如何借由科技赋能，既抢救老艺术家身上的“玩意儿”，挖掘濒临失传的“老戏”；也引领戏曲在传承与教学、呈现与弘扬上迎来前所未有的创新发展？

当前，从涵盖各个剧种与名家代表作的“像音像”工程，到游戏虚拟人物演绎京剧经典唱段，再到晚会里真人表演搭载全息背景的视觉震撼，“戏曲+科技”已有各种有益尝试。然而这还不够，要想真正实现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但要以科技为手段，也要以科技思维拓宽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可能性。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崔伟与王珮瑜就不约而同地提到——建立戏曲艺术的全方位数据库，希望通过数字化、数据化的方式，全方位整合文字、曲谱、音视频资源。这就意味着，数据库不但留存艺术家最好的表演和剧目完整的舞台呈现，同时也可以对流派唱腔、程式、音乐等一系列表演方式加以分类、整合与分析，成为后人在学术研究、传承发展上的有效参考。

戏曲从不“滞后”，主动拥抱科技变革

回溯历史，传统戏曲面对科技发展带

来的社会变革，非但没有排斥拒绝，反而主动拥抱、甚至引领潮流。崔伟说：“科技使得包括戏曲在内的任何艺术发展，都得以更有表现力和想象力。从舞台到唱片、到电影、再到电视，戏曲艺术每一次借力科技发展，都扩大了观众群。”

确实，论紧跟时代程度，距离电影被发明不过17年，《定军山》就作为中国第一部电影诞生。论应用普及范围，因为有了电灯的普及应用，夜场戏在大众场所越来越普及，戏迷干脆称之为“灯晚戏”。在崔伟看来，科技既有可能丰富戏曲舞台呈现——比如海派京剧对于机关布景的应用；也有利于传承——正是因为唱片录制，后辈可以利用唱盘的变速功能，放慢演唱来仔细捕捉大师名角儿演唱中的气口、颤音、装饰音等各种细节，从而不断完善提升自己的表演。

一百多年过去，戏曲人继续紧跟时代。比如戏曲影像记录发展中，在“音配像”“像音像”工程基础上，《霸王别姬》《曹操与杨修》《捉放曹》等一批搭载了3D、4K甚至8K等最新技术的戏曲电影问世。而在“云演出”已成为演艺常态的当下，戏曲人甚至把《龙凤呈祥》这样的老戏进一步搬到了“元宇宙”中。教学方面，就拿库克到访瑜音社这一次来说，一群五岁的萌娃学员用平板电脑与触控笔，描摹着京剧脸谱的绚丽色彩。

纸笔也能完成的内容，为什么要应用电子设备？作为课程设计的主导者，王珮瑜解释，这不仅是为了趣味性——在手眼身法步的传统教学之余给孩子们“换换脑子”，同时也是用他们更熟悉、更喜爱的形式，令传统文化可以时尚、鲜活起来。而这一答案，也道出戏曲人对技术应用

的“不满足”——比起通过技术应用来达

到适应时代、亲近新世代的目的，我们是否能够看到更深层次的赋能，不仅为戏曲传播“锦上添花”，更为其艺术生命的更好延续“雪中送炭”。

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赋能的想象力可以更广阔

因而，如何推动建立全面系统的数字戏曲资料库，成为业界专家与从业者呼吁的一大方向。

王珮瑜感慨：“几百年来，戏曲传承高度依赖口传心授，如果不及抢救，老艺术家一走，身上的‘玩意儿’就都带走了。”这背后是她的切肤之痛。她所宗“余派”，梨园有着“十八张半（唱片）”的说法。这是说，对比其他流派创始人所留下更为丰富的资料，后世要想深入研究余叔岩的表演唱腔艺术风格，能够参考的仅有这仅存的三十余段音频资料，从头至尾听完也不到两小时。可想而知，要基于这些唱段进一步恢复整套“骨子老戏”，难上加难！

因而，传承成了一件“与时间赛跑的事”。这些年，忙碌的京剧推广普及之余，王珮瑜也没忘了辗转各地求教。2021年去世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朱秉谦，甚至曾被她请到上海常驻一个月，也只恢复一出《兴汉图》。由于年事已高，这批老艺术家纵有心倾囊相授，体力精力不允许，一年“捏”一两出戏已是不易。像朱秉谦和孙毓敏这样的京剧老人，是最后一批得马连良、荀慧生等流派宗师亲传的弟子学生，他们的离世带走了无数传承上的遗憾。

与时间的赛跑，科技能否成为“加速器”？崔伟提出，不同于既有的文字影像

音频资料保存，真正的数据库，应是整合以上所有内容并细化至气息、音色、锣鼓经等等。更进一步，戏曲人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将数据库以多种方式分类、组合，甚至提供进一步分析、归纳，供以学术研究以及舞台应用。他说：“中国戏曲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多剧种化、多流派化，现在戏曲教学多从流派起步，哪怕老师留存于世的所有戏都看过，但演员的归纳总结能力有限。因而模仿传承老戏尚能亦步亦趋，但在演出新戏时，运用调动手段的能力不足。面对于此，数据库也可以成为艺术创作手段的资料库，令传承者充分参照，触类旁通。这才真的是思维变革带来的‘赋能’，而不是技术应用新场景层面的‘复能’。”

必须承认，一百多年前，传统戏曲之所以能够第一时间“尝鲜”新技术，与当时传统戏曲作为大众艺术的绝对地位有着直接关系。当前，尽管传统文化在新一代迎来了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热潮，但要重现百年前的“风光无限”，仍是任重道远。2010年，硅谷投资人收购NBA勇士队，仅用五年时间就令这支“垫底球队”一跃成为蝉联多年的总冠军。这背后，离不开科技人引入的“大数据思维”——通过球员追踪设备获取全方位数据，结合大数据处理和智能决策系统，从而获得实战“最优解”。

当然，科技不是用来迷信和依赖的。竞技体育里，起到决定性因素的、具有无可取代魅力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对于文化艺术，亦复如是。对于从业者来说，与其坐等科技赋能的“垂青”，抑或是沉浸在被新技术取代的抱怨与焦虑中，不如主动出击，或许就能找到和谐共处、彼此成就的答案。

建馆以来首次国际大展选上海提森博物馆将携镇馆之宝来华

打开跨越600年“西方艺术百科全书”，展示拉斐尔鲁本斯梵高马奈等近70位欧美艺术巨匠真迹



文森特·梵高，《阿尔勒的装卸工》。（均展方供图）制图：冯晓瑜

卡纳莱托，《从威尼斯圣维奥眺望大运河》。

约阿希姆·帕蒂尼尔，《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憩与风景》。

■本报记者 范昕

携手知名海外文博机构，上海将再迎重磅海外艺术大展。记者昨天获悉，由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出品、浦东美术馆和马德里提森-博内米萨国立博物馆（以下简称“提森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六百年之巨匠：来自提森-博内米萨国立博物馆的杰作”将于6月登陆浦东美术馆，为申城观众创造与西方艺术史上“六百年之巨匠”跨世纪会面的难得契机。其中，马奈《女骑士》、鲁本斯《维纳斯与丘比特》都可谓提森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作为西班牙马德里“艺术黄金三角”之一的提森博物馆，此次是第一次携镇馆之宝来到中国，同时也是其自建馆以来的首次大型国际展览。这意味着亲临该展览的观众将有幸成为首批在西班牙境外欣赏到

提森博物馆大规模绘画展作的国际观众。本次大展精选提森博物馆馆藏中跨越六个世纪的绘画珍品，最古老的展品是由比利时画家罗希尔·范德魏登创作于1464年前后的《男子肖像》，距今最近的展品则是旅美俄罗斯艺术家拉斐尔·索耶1980年绘制的《自画像》。自文艺复兴直至战后欧洲和美国艺术的西方艺术画卷由此展开，引领观众通过名家杰作了解西方世界生活方式和社会风貌在过去六百年间的变迁。

拉斐尔·彼得·德·霍赫、鲁本斯、卡纳莱托、马奈、梵高、夏加尔、康定斯基、欧姬芙……共计70幅宝贵真迹，来自近70位欧美艺术巨匠，很多名字都在西方艺术史上熠熠生辉。展览俨然打开一部来自提森博物馆的“西方艺术百科全书”，只见文艺复兴肖像、荷兰黄金时代、威尼斯城市景观、法国现实主义与印象派、表现主义和立体

主义、俄罗斯先锋派、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美国现实主义等不同时代的丰富绘画风格渐次登场，涵盖肖像、风景、静物、风俗等丰富的绘画题材。

其中，拉斐尔带来用细腻笔触描绘的《年轻男子肖像》，只见画中人——一位身着粉衣的少年，为柔和的光线所笼罩，现出红润的面色、清澈的神情。凭借华丽的技法和高超的明暗把握，鲁本斯的作品演绎的是现已失传的提香名作《维纳斯与丘比特》。作为“世界风景”绘画风格的创立者，帕蒂尼尔的《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憩与风景》尽管为圣经主题，却具有全景式的开放风景，将其高视角的创作风格一展无遗。卡纳莱托的《从威尼斯圣维奥眺望大运河》展示了风靡一时的威尼斯城市景观最为迷人的特质，作为18世纪威尼斯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他的作品在当时的欧洲被竞相争

逐。《阿尔勒的装卸工》呈现出梵高不多见的绘画面貌，以类似剪影的写意形式攫取装卸工人某个动作的瞬间，又以大胆肆意的色彩绘制出他们身后宏伟绚烂的景色。马奈的《女骑士》是最能体现其风格的代表作之一，画作中黑色所创造出的光芒正是其绘画的标志特征。

提森博物馆1992年正式对外开放，拥有13世纪末至20世纪完整的西方绘画收藏，如同一部厚重生动的西方艺术史。该馆的收藏始于奥古斯特·提森向雕塑大师罗丹定制的大理石雕塑，经其继承者——两代提森-博内米萨男爵的苦心经营，因汇集西方绘画史中出自最杰出艺术家手笔的800多幅精品而享誉世界。这家博物馆与普拉多博物馆相对而立，和索菲亚皇后现代艺术中心遥相呼应，共同构成马德里博物馆的“艺术黄金三角”。